

戰國策/卷29

回主目錄

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

蘇秦將為從，北說燕文侯曰：“燕東有朝鮮、遼東，北有林胡、樓煩，西有雲中、九原，南有呼沱、易水。地方二千余裏，帶甲數十萬，車七百乘，騎六千匹，粟支十年。南有碣石、雁門之饒，北有棗栗之利，民雖不由田作，棗栗之實，足食與民矣。此所謂天府也。夫安樂無事，不見覆軍殺將之憂，無無過燕矣。大王知其所以然乎？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，以趙之為蔽於南也。秦、趙五戰，秦再勝而趙三勝。秦、趙相弊，而王以全燕制其後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。且夫秦之攻燕也，逾雲中、九原，過代、上谷，彌地踵道數千裏，雖得燕城，秦計固不能守也。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。今趙之攻燕也，發興號令，不至十日，而數十萬之中，軍於東垣矣。度呼沱，涉易水，不至四五日，距國都矣。故曰，秦之攻燕也，戰於千裏之外；趙之攻燕也，戰於百裏之內。夫不憂百裏之患，而重千裏之外，計無過於此者。是故願大王與趙從秦，天下為一，則國必無患矣。”燕王曰：“寡人國小，西迫強秦，南近齊、趙。齊、趙，強國也，今主君幸教詔之，合從以安燕，敬以國從。”於是賚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。

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

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。蘇秦在燕，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：“齊、燕離則趙、重，齊燕合則趙安輕。今君之齊，非趙之利也。臣竊為君不取也。”奉陽君曰：“何吾合燕於齊？”對曰：“夫制於燕者蘇子也。而燕弱國也，東不如齊，西不如趙，豈能東無齊、西無趙哉？而君甚不善蘇秦，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？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。且燕亡國之余也，其以權立，以重外，以事貴。故為君計，善蘇秦則取，不善亦取之，以疑燕、齊。燕齊疑，則趙重矣。齊王疑蘇秦，則君多資。”奉仰望君曰：“善。”難了時使與蘇秦結交。

權之難燕再戰不勝

權之難，燕再戰不勝，趙弗救。噲子謂文公曰：“不如以地請合於齊，趙必救我。若不吾救，不得不事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。趙聞之，遂出兵救燕。

燕文公時

燕文公時，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。文公卒，易王立。齊宣王因燕喪攻之，取十城。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，再拜而賀，因仰而吊。齊王案戈而卻，曰：“此一何慶吊相隨之速也？”對曰：“聖人之制事也，轉禍而為福，因敗而為功。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，韓相獻開罪而交愈固，此皆轉禍而為福，因敗而為功者也。王能聽臣，莫如歸燕之十城，卑辭以謝秦。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，秦必德王。燕無故而得十城，燕亦德王。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。且夫燕、秦之僅事齊，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。是王以虛辭附秦，而以十城取天下也。此霸王之業矣。所謂轉禍為福，因敗成功者也。”

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

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，曰：“武安君，天下不信任也。王以萬乘下之，尊之於廷，示天下與小人群也。”武安君從齊來，而燕王不館也。謂燕王曰：“臣東周之鄙人也，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，而足下迎臣於郊，顯臣於廷。今臣為足下使，利得十城，功存危燕，足下不聽臣者，人必有言臣不信，傷臣於王者。臣之不仙，是足下之福也。使臣信如尾生，廉如伯夷，孝如曾參，三者天下之高性，而以事足下，不可乎？”燕王曰：“可。”曰：“有此，臣亦不事足下矣。”蘇秦曰：“且夫孝如曾參，義不離秦一夕宿於外，足下安得使之之齊？廉如伯夷，不取素飧，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，辭孤竹之君，餓而死於首陽之山。廉如此者，何肯步行數千裏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？信如尾生，期而不來臨，抱梁柱而死。信至如此，何肯揚燕、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？”

哉？且夫信行者，所以自為也，非所以為人也，皆自覆之術，非進取之道也。且夫三王代興，惡霸疊盛，皆不自覆也。君以自覆為可乎？則齊不益於營丘，足下不逾楚境，不窺於邊城之外。且臣有老母於周，離老母而事足下，去自覆之術，而謀進取之道，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。足下皆自覆之君也，仆者進取之臣也，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。”燕王曰：“夫忠信，又何罪之有也？”對曰：“足下不知也。臣鄰家有遠為吏者，其妻私人。其夫且歸，其私之者憂之。其犧曰：‘公勿憂也，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。’後二日，夫至。妻使妾奉卮酒進之，妾知其藥酒也，進之則殺主父，言之則逐主母，乃陽僵棄酒。主父大怒而笞之。故妾一僵而其酒，上以活主父，下以存主母也。忠至如此，然不免於笞，此以忠信得罪者也。臣之事，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。且臣之事足下，亢義益國，今乃得罪，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，莫敢自必也。且臣之說齊，曾不欺之也。使之說齊者，莫如臣之言也，雖堯、舜之智，不敢取也。”

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

張儀為秦破從連橫，謂燕王曰：“大王之所親，莫如趙。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，欲並代，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。乃令工人作為金門，長其尾，令之可以擊人。與代王飲，而陰告廚人曰：‘即酒酣樂，進熱啜，即因反鬥擊之。’於是酒酣樂進取熱啜。廚人進斟羹，因反鬥而擊之，代王腦塗地。其姊聞之，摩笄自刺也。故至今有摩笄之山，天下莫不聞。‘夫趙王之狼戾無親，大王之所明見知也。且以趙王為可親邪？趙興兵而攻燕，再圍燕都而劫大王，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。今趙王已入朝澠池，效河間以事秦。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雲中、九原，驅趙而攻燕，則易水、長城非王之有也。且今說趙之於秦，猶郡縣也。不敢妄興師以征伐。今大王事秦，秦王必喜，而趙不敢妄動矣。是西有強秦之援，而南無齊、趙之患，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。’”燕王曰：“寡人蠻夷僻處，雖大男子，裁如嬰兒，言不足以求正，謀不足以決事。今大客幸而教之，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，獻常山之尾五城。”

宮他為燕使魏

宮他為燕使魏，魏不聽，留之數月。客謂魏王曰：“不聽燕使何也？”曰：“以其亂也。”對曰：“湯之伐桀，欲其亂也。故大亂者克得其地，小亂者可得其實。今燕客之言曰：‘事苟可聽，雖盡寶、地，猶微之也。’王何為不見？”魏說，因見燕客而遣之。

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

蘇秦死，其弟蘇代欲繼之，乃北見燕王噲曰：“臣東周之鄙人也，竊聞王義甚高甚順，鄙人不敏，竊釋鋤耨而幹大王。至於邯鄲，所聞於邯鄲者，又高於所聞東周。臣竊負其誌，乃至燕廷，觀王之群臣下吏，大王天下之明主也。”王曰：“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，何如者也？”對曰：“臣聞之，明主者務聞其過，不欲聞其善。臣請謁王之過。夫齊、趙者，王之仇讎也；楚、魏者，王之援國也。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，非所以利燕也。王自慮此則計過。無以諫之，非忠臣也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之於齊、趙也，非所敢欲伐也。”曰：“夫無謀人之心，而令人疑之，殆；有謀人之心，而令人知之，拙；謀未發而聞於外，則危。今臣聞王局處不安，食飲不甘，思念報齊，身自削甲紮，曰有大數矣，妻自組甲紃，曰有大數矣，有之乎？”王曰：“子聞之，寡人不敢隱也。我有深怨積怒於齊，而欲報之二年矣。齊者，我讎國也，故寡人之所於伐也。直患國弊，力不足矣。子能以燕敵齊，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。”對曰：“凡天下之戰國七，而燕處弱焉；獨戰則不能，有所附則無不重。南附楚則楚重，西附秦則秦重，中附韓、魏則韓、魏重。苟所附之國重，此必使王重矣。今夫齊王，長主也，而自用也。南攻楚五年，畜積散。西困於秦三年，民憔悴，士罷弊。北與燕戰，覆三軍，獲二將，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，而包十二諸侯。此其君之欲得也，其民力竭也，安敢取哉？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，久師則兵弊。”王曰：“吾聞之齊有清濟濁河，可以為固；有長城、鉅防足以為塞。誠有之乎？”對曰：“天時不與，雖有清濟、濁河，何足以為固？民力窮弊，雖有長城鉅防，何足以為塞？且異日也，濟西不役，所以備趙也；河北不師，所以備燕也。今濟西、河北，盡以下降矣，封內弊矣。夫驕主必不好計，而亡國之臣貪於財。王誠毋愛寵子、母弟以為質，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，彼且德燕而輕亡宋，則齊可亡已。”王曰：“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？”曰：“內寇不與，五敵不可距。王自治其外，臣自報其內，此乃亡之之勢也。”

燕王噲既立

燕王噲既立，蘇秦死於齊。蘇秦之在燕也，與其相子之為患難，而蘇代與子之交。及蘇秦死，而齊宣王復用蘇代。燕噲三年，與楚、三晉攻秦，不勝而還。子之相燕，貴重主斷。蘇代為齊使於燕，燕王問之曰：“齊宣王何如？”對曰：“必不霸。”燕王曰：“何也？”對曰：“不信其臣。”蘇代欲以濟燕王以厚任子之也。於是燕王大信子之。子之因遣蘇代百金，聽其所使。鹿毛壽謂燕王曰：“不如以國讓子之。人謂堯賢者，以其讓天下於許由，由必不受，有讓天下之名，實不失天下。今王以國讓相子之。子之必不敢受，是王與堯同行也。”燕王因舉國屬子之，子之大重。或曰：“禹授益而以啓為吏，及老，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，傳之益也。啓與支黨委公益而奪之天下，是禹名傳天下於益，其實令啓自取之。今王言屬國子之，而吏無非太子人者，是名屬子之，而太子用事。”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。子之南面行王事，而噲老不聽政，顧為臣，國事皆決子之。子之三年，燕國大亂，百姓恫怨，將軍市被、太子平謀，將攻子之。儲子謂齊宣王：“因而仆之，破燕必矣。”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：“寡人聞太子之義，將廢私而立公，飭君臣之義，正父子之位，寡人之國小，不足先後。雖然，則唯太子所以令之。”太子因數黨聚眾，將軍市被圍公宮，攻子之，不克；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。將軍市被死已殉，國構難數月，死者數萬眾，燕人恫怨，百姓離意。孟軻謂齊宣王曰：“今伐燕，此文、武之時，不可失也。”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，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。士卒不戰，城門不閉，燕王噲死。齊大勝燕，子之亡。二年，燕人立公子平，是為燕昭王。

初蘇秦弟厲因燕自子而求見齊王

初，蘇秦弟厲因燕自子而求見齊王。齊王怨蘇秦，欲囚厲，燕自子為謝乃已，遂曰：“齊王其伯也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不信其臣。”於是燕王專任子之，已而讓謂燕大亂。齊伐燕，殺王噲、子之。燕立昭王。而蘇代、厲遂不敢入燕，皆終歸齊，齊善待之。蘇代過魏，魏為燕執代。齊使人謂魏王曰：“齊請以宋封涇陽君，秦不受。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，不信齊王與蘇子也。今齊、魏不和，如此其甚，則齊不欺秦。秦信齊，齊、秦合，涇陽君有宋地，非魏之利也。故王不如東蘇子，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。齊、秦不和，天下無變，伐齊之形成矣。”於是出蘇代之宋，宋善待之。

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

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，卑身厚幣，以招賢者，欲將以報讎。故往見郭隈先生曰：“齊因孤國之亂，而襲破燕。孤極知燕小力少，不足以報。然得賢士與共國，以雪先王之恥，孤之願也。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？”郭隈先生對曰：“帝者與師處，王者與友處，霸者與臣處，亡國與役處。詘指而事者，北面而受學，則百己者至。先趨而後息，先問而後嘿，則什己者至。人趨己趨，則若己者至。馮幾據杖，眄視指使，則廝役之人至。若恣睢奮擊，响籍叱咤，則徒隸之人至矣。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。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，而朝其門下，天下聞王朝其賢臣，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。”昭王曰：“寡人將誰朝而可？”郭隈先生曰：“臣聞古之君人，有以千金求千裏馬者，三年不能得。涓人言於君曰：‘請求之。’君遣之。三月得千裏馬，馬已死。買其首五百金，反以報君。君大怒曰：‘所求者生馬，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？’涓人對曰：‘死馬且買之五百金，況生馬乎？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，馬今至矣。’於是不能期年，千裏之馬至者三。今王誠欲致士，先從隈始；隈且見事，況賢於隈者乎？豈遠千裏哉？”於是昭王為隈築宮而師之。樂毅自魏往，鄒衍自齊往，劇辛自趙往，士爭湊燕。燕王吊死問生，與百姓同其甘苦。十二年，燕國殷富，士卒樂佚輕戰。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，與秦、楚、三晉合謀以伐齊。齊兵敗，閔王出走於外。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，盡取齊寶，燒其宮室宗廟。齊城之不下者，唯獨莒、即墨。

齊伐宋宋急

齊伐宋，宋急。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：“夫列在萬乘，而寄質於齊，名卑而權輕。秦、齊助之伐宋，民勞而實費。破宋，殘楚淮北，肥大齊，讎強國，國弱也。此三者，皆國之大敗也，而足下行之，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。而齊未加信於足下，而忌燕也愈甚矣。然則足下之事齊也，失所為矣。夫民勞而實費，又無尺寸之功，破宋肥讎，而世負其禍矣。足下以宋加淮北，強萬乘之國也，而齊並之，是益一齊也。北夷方七百里，加之以魯、衛，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，而齊並之，是益二齊也。夫一齊之強，而燕猶不能支也，今乃

以三齊臨燕，其禍必大矣。“雖然，臣聞知者之舉事也，轉禍而為福，因敗而成功者也。齊人紫敗素也，而賈十倍。越王勾踐棲於會稽，而後殘吳霸天下。此皆轉禍而為福，因敗而為功者也。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，因敗而為功乎？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，使使盟於周室，盡焚天下之秦符，約曰：‘夫上計破秦，其次長賓之秦。’秦挾賓客以待破，秦王必患之。秦五世以結諸侯，今為齊下；秦王之誌，苟得窮齊，不憚以一國都為功。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，以窮齊之說說秦，謂秦王曰：‘燕、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，燕、趙非利之也，弗利而勢為之者，何也？以不信秦王也。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、趙。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、趙，秦有變，因以為質，則燕、趙信秦矣。秦為西帝，趙為中帝，燕為北帝，立為三帝而以令諸侯。韓、魏不聽，則秦伐之。齊不聽，則燕、趙伐之。天下孰敢不聽？天下服聽，因驅韓、魏以攻齊，曰愁反宋地，而歸楚之淮北。夫反宋地，歸楚之淮北，燕、趙之所同利也。並立三帝，燕、趙之所同願也。夫實得所利，名得所願，則燕、趙之棄齊也，猶釋弊躡。今王之不收燕、趙，則齊伯必成矣。諸侯戴齊，而王獨弗從也，是國伐也。諸侯戴齊，而王從之，是名卑也。王不受燕、趙，名卑而國危；王收燕、趙，名尊而國寧。夫去尊寧而就卑危，知者不為也。’秦王聞若說也，必如刺心然，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言說秦？秦伐齊必矣。夫取秦穆交也；伐齊，正利也。尊上交，務正利，聖王之事也。”燕昭王善其書，曰：“先人嘗有德蘇氏，子之之亂，而蘇氏去燕。燕欲報仇於齊，非蘇氏莫可。”乃召蘇氏，復善待之。與謀伐齊，竟破齊，閔王出走。

蘇代謂燕昭王

蘇代謂燕昭王曰：“今有人於此，孝若曾參、孝己，信如尾生高，廉如鮑焦、史鰌，兼此三行以事王，奚如？”王曰：“如是足矣。”對曰：“足下以為足，則臣不事足下矣。臣且處無為之事，歸耕乎周之上地，耕而食之，置而衣之。”王曰：“何故也？”對曰：“孝如曾參、孝己，則不過養其親其。信如尾生高，則不過不欺人耳。廉如鮑焦、史鰌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十。今臣為進取者也。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，義不與生俱立。仁義者，自完之道也，非進取之術也。”王曰：“自憂不足乎？”對曰：“以自憂為足，則秦不出崤塞，齊不出營丘，楚不出疏章。三王代位，五伯改政，皆以不自憂故也。若自憂而足，則亦之周負籠而且，何為煩大王之廷耶？昔者楚取章武，諸侯北面而朝。秦取西山，諸侯西面而朝。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，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。臣聞之，善為事者，先量其國之大小，而揆其兵之強弱，故功可成，而名可立也。不能為事者，不先量其國之大小，不揆其兵之強弱，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。今王有東鄉伐齊之心，而愚臣知之。”王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對曰：“矜戟砥劍，登丘東鄉而嘆，是以愚臣知之。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，行年八十，而求扶持。故齊雖強國也，西勞於宋，南罷於楚，則齊軍可敗，而河間可取。”燕王曰：“善。吾請拜子為上卿，奉子車百乘，子以此為寡人東遊於齊，何如？”對曰：“足下以愛之故與，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、叔父、負床之孫，不得，而乃以與無能之臣，何也？王之論臣，何如人哉？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，忠信也，恐以忠信之故，見罪於左右。”王曰：“安有為人臣盡其力，竭其能，而得罪者乎？”對曰：“臣請為王譬。昔周之上地嘗有之。其丈夫官三年不歸，其妻愛人。其所愛者曰：‘子之丈夫來，則且奈何乎？’其妻曰：‘勿憂也，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。’已而其丈夫果來，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。其妾知之，半道而立。慮曰：‘吾以此飲吾主父，則殺吾主父；以此事告吾主父，則逐吾主母、使查吾父、逐吾主母者，寧伴躡而覆之。’於是因伴僵而仆之。其妻曰：‘為子遠行來之，故為美酒，今妾奉而仆之。’其丈夫不知，縛其妾而笞之。故妾所以笞者，忠信也。今臣為足下使於齊，恐忠信不論於左右也。臣聞之曰：萬乘之主，不制於人臣。十乘之家，不制於眾人。匹夫徒步之士，不制於妻妾。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？臣請行矣，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。”

燕王謂蘇代

燕王謂蘇代曰：“寡人甚不喜誕者言也。”蘇代對曰：“周地賤媒，為其兩譽也。之男家曰‘女美，之女家曰‘男富。’然而周之俗，不自為取妻。且夫處女無媒，老且不嫁；舍媒而自銜，弊而不售。順而無敗，售而不弊者，唯媒而已矣。且事非權不立，非勢不成。夫使人坐受成事者，唯誕者耳。”王曰：“善矣。”



本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并且于1923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Article Sources and Contributors

戰國策/卷29 *Source:* <http://zh.wikisource.org/w/index.php?oldid=87537> *Contributors:* Wmr89502270

Image Sources, Licenses and Contributors

Image:PD-icon.svg *Source:* <http://zh.wikisource.org/w/index.php?title=File:PD-icon.svg> *License:* Public Domain *Contributors:* User:Duesentrieb, User:Rfl

许可协议

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 Alike 3.0 Unported
<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/>
